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七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剡源文集卷六　　　元　戴表元　撰

記

杭州祐聖觀記

祐聖觀在杭州城東隅寔淳熙三年丙申歲所創也越再乙未當皇元之元貞元年令靈妙貞常崇教法師王君壽衍被璽書之寵來領觀事始至睹營繕事劇即勤勵自尅完缺飾廢不期月績望大孚乃從遺老捜問故

實而記載之詳泯然無聞乃愕然而作曰噫茲寧非缺歟蓋觀之地舊有明遠樓者阜陵嘗請書其間後移為觀以崇奉祐聖香火為百姓祈福仍賜今額以道士仇君安一主之然館廡徒具而資糧不充屬杭尹若漕以時時經紀之而已又後壽成后許以遺命撥養田二十餘頃之隷仁和臨平者歸觀慶元四年戊午觀始有産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栖霞何氏一區之山林淳祐三年癸卯有錢塘界田原園麓二千餘畝俱以恩澤得

之然後化者有歸而食用無乏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廬火觀遂延燬藉有司之力期歲復舊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燬惟門墍及陸君宗補虛白齋存焉於是陸君竭囊橐躬畚鍤晝夜興緝大人長者聞聲胥應時則有若平章政事游公副總管張公援助為多荊榛瓦礫中百礎齊築工殫力疲而法師適來若素後繪若耕終畝凡陸之規修廊崇殿叢房複宇罔弗周舉最後乃架方丈之室丹青絡連簪裳遊棲薰脩有憇朝晡有次歲時朔

望羣瞻輦趨琅璈之音檀沉之氛風行雨渟靈斿神槊険翳閃爍嵬嵬乎信瀋都之勝觀仙真之珍宅也夫由曩之創則重勞由令之繼則倍善誠盍亟圖之以傳信勸遠爰相與斵石來請文余惟神道設教所從來久矣而是觀韜藏俛仰於百有餘年之間名字若存若亡主者自仇君後且十七易及今始適遇其時而興又適得其人而盛是殆非苟然者然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跡其天游神運逍遙揮斥自當渺八荒為一

室閱千紀如一息去留伸縮無不如意而暇計較于區區名跡之短長乎惟至于有生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雖甚曠達誰能忘之此紀述之所以不可廢也因不辭而為文俾刻之大德五年辛丑夏六月既望剡源戴表元記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由閩出其緜連東行千委萬折將舒而為婺源也五嶺截焉氣雄形深脩峭阻阨而其塗為三吳百越

商旅之所必經加以霾霧暑潦風雪之蒸溽蒙冒前無停居後無行舉則蟄蟲惡獸異物隱見駭惑不可睥睨往來者胥以為病有上人洪君覺震當五嶺之中曰羊鬪嶺者躬刊築之勞創精廬若干楹以休行人之艱憊又烹汲茗飲以沃其渴煩既又懼功惠之不既為捐稼田為畝者五圃地為步者二千一百六十使學道者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有役於嶺源者如無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楊之持已堅墨之徇人廣而要

其終俱不能以無弊若洪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不近於墨氏之道者耶而人何由非之葢當先王時斯民之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兕水不戞蛟龍疑也有鑄之以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飢也有輸之以食使洪君生於其閒雖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為其何所施乎然若是者世必有真儒能為之顧諸君談何容易而洪君之事近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姑有攷也五嶺於婺源為著其外

有回嶺彌險前是洪君既嘗廬之因附書焉大德五年

歲在辛丑八月既望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信多名山山尤名者往往浮屠氏居之有居貴溪之瑞

龍山者曰威德寺相傳天將雨即有雲氣蒙蒙然吐其

上旱歲有司為壇墠請輙應由是以瑞龍名山而寺額

取神靈潤澤之義如所稱寺葢為民而設非尋常崇土

木聚緇褐而已然郡志於貴溪載威德寺縣志併載寺

田五百五畝而皆不詳其所起惟僧家以爲時馬祖禪師實始開築寺久且廢田歸豪家雩禜之跡亦少而瑞龍爲空山矣乃至正己丑歳今天寧主僧妙薫自鉛山西林歸道途所經目悟心動會詔旨許所在興葺廢寺有侵疆匿産者詰其罪於是夷荒發堅鳩良役能凡經營六年門臺廊廡堂寢房舍泊諸莊嚴像飾之制靡不完麗簦錫往來鐘魚朝昏儼然與承平梵宇無異此一瑞龍山也以昔焉廢之之易而今焉復之之亟何居是

不繫其人乎萬家之邑百里之城視一寺為大也居其位而不治其事問之則曰吾志非不及此權不得獨為也今夫妙薫師為之不因其素治之不當其任謀興于邂逅功成於咄嗟劬躬悴心先施其勞而後食之及既去來天寧則以授其徒之嘗同宣力者廣燈廣授廣猷大臨崇弼等使次第補其處行蔵進退從容治辦豈不脩然異于人哉師字少白閩儒家黄氏寺成之九年遂來索文為記因為畧叙本末若證驗文牘傾助氏名它

石具焉大德七年歲在癸卯五月朔日記

邢州秀野堂記

邢臺王成父自其先大夫築秀野之堂於所居之里洎成父長成而能仕以材選佐使江南乃及與余交而問記於余余嘉其意不得辭則本故實據古昔為成父講之先王之時人無不農凡操耒耜服稼穡者通謂之野人人人皆農而何以治之於農之中擇其秀者以齒於學以録于鄉以升于朝其尤秀者為大夫為卿為公而

通謂之君子孟子所謂非君子莫治野人非野人莫養君子此其別也漢始以秀才名科然亦不廢力田孝弟諸目自是有公府辟召自是有九品中正其所取之人載在史冊往往由草野得之非皆綸巾羽扇唾壺麈尾以清流自命也科舉任子興然後一切鄙農不為余之少時身預斯弊中原風俗則非江南可比三河尤為豪傑義士窟宅想見王大夫名成行尊倦遊東歸有意於斯堂而營之也神馳大行之飛雲目遡漳河之流泉下

車舒徐廵按阡陌班荆從容問勞父老禽鳥往來花竹左右一時功名經濟之懐收捲凈盡平生交遊故舊閒堂成而落之烹羊羔糁伏雌弾鋏擊筑醉舞起和而歌嗚嗚於是公因揚觶張老進祝舉過庭之思閒修飲鄉之旅語雍雍乎于于乎其尚友温國微名洛園而徜徉於秀野也然乎豈不然乎成父之材之能仕余所聞而知也抑成父有所受之而然而余之知猶未盡也士何用專以材得名亦何用以能仕為材成父顧斯堂之名

而常自省焉

徐氏報恩閣記

人道之至親無踰於父由父之親而類之凡父之同父皆父也皆父則皆親然先王制禮獨許為父廟而諸父不廟者尊各有所專也皆親以順其情獨尊以嚴其義而禮始行又當其時生閭里死族葬服盡者舉同爨之緦屬遠者預四宗之祭想見世家族聚雖百代可以不散而況羣從尚近之親乎後世宗法既壞人無貴賤以

析居㬎産為俗以第五倫之賢而愛哀于兄子謝太傅之義而哀廢于期功他何望哉弋陽徐君覺民嘗為予道其伯父思齋公之事徐氏初以儒儉起家迨覺民之生十一年而喪其所天思齋公撫之猶子也為之督業為之聘師為之典衣鬻田以供其費比長為之通名于鄉先生謝禮部張教授之門以盡其藝藝成而科舉廢公亦與世辭矣於是覺民兄弟既葬公于里之杉木原有司上其名而官之遂教授信州再轉尤溪遂昌主簿

而家且日肥覺民曰吾徽伯父之賜不至是圖所以寄其慕思者杉木原之旁不半里有寺名中山乃於寺東偏剏飛閣三間嚴像設潔籩几宻鼓鐘割上肥田十畆以予僧俾諱日以其禮祠之而聽徐氏子孫會祭閣成扁曰報恩夫此何足言報抑聊以志不忘焉耳如是既定覺民不自安以問于余余曰此雖非先王之禮而猶先王之意也不然儒家者力既不能置宗法又不許備廟人人各親其禰世世愈遠其祖而覺民之一再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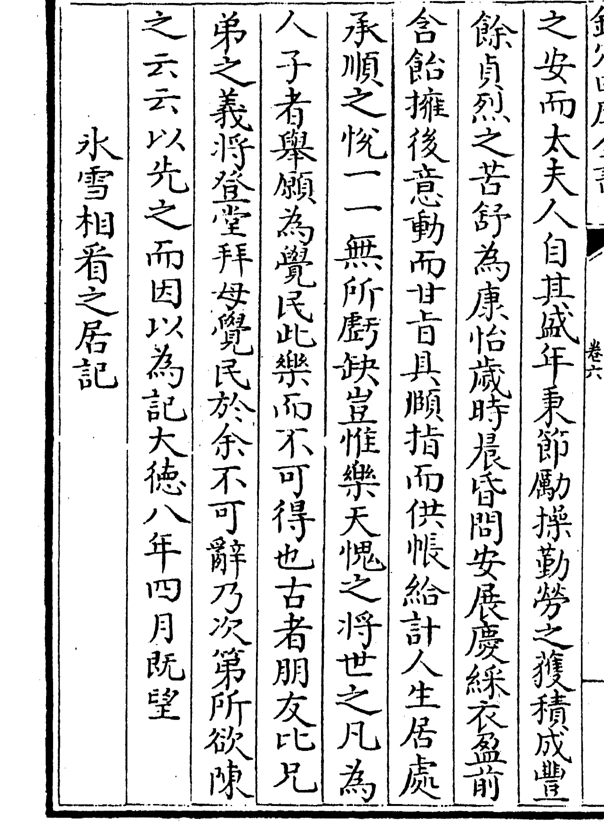
復知有思齋公矣覺民其忍乎君子于此不惟當姑許之又當獎成之使為尊者知恤其卑之有報為子姓者知不遺其旁親之為美於以扶人倫勸世俗宜非小補閣扁某公參預所書其割田件目朔閣月日載在租籍此記者宜不著

此樂堂記

弋陽徐覺民為尤溪主簿時太夫人年適七十覺民歸而率其子弟諸孫奉觴為壽懽如也顧舊留堂頗迫隘明

年因其後隅闢而新之為个五為楹十二甦深廓方有翼有容遂取白樂天對酒詩中語名其額曰此樂堂而屬余為之記余惟天下之樂出于力營勢致者莫不皆有淺深豐約之不齊而惟奉親之樂得于中心之誠然不以貴加不以窶損迨乎情真事愜適無抵牾則單門素士之養或有王公卿相之所不及樂天名位固不為甚高其清才至性發于懽暢形于歌詩鏗鏘膾炙轟人齒頰覺民有羡于此而取焉無所不可抑區區之論以

為覺民似不必甚羨于樂天今樂天在囿將求為覺民而不可得也何以言之樂天奉母時家貧俸薄嘗從禁林乞兼京兆戶曹叅軍以便養淒涼酸楚聞者憐之後來祿食稍充居饒園池樂備絲竹則其樂日與賔游僮伎共之而不及親矣新井之篇為母受惡一斥司馬再遷分司逃譏畏讒浮沉終身兼之門清祚薄子息稀絕晚節寂寞自同枯禪而何樂之言乎今吾覺民官雖淺足以行志居雖僻足以全真進無簡書之憂退有山林



之安而太夫人自其盛年秉節勵操勤勞之獲積成豐餘貞烈之苦舒為康怡嵗時晨昏問安展慶綵衣盈前含飴擁後意動而甘旨具陳指而供帳給計人生居處承順之悦一一無所虧缺豈惟樂天愧之將世之凡為人子者舉願為覺民此樂而不可得也古者朋友比兄弟之義將登堂拜母覺民於余不可辭乃次第所欲陳之云云以先之而因以為記大德八年四月既望

氷雪相看之居記

吳成李法師之居在京師崇真宮客有疑于氷雪相看云者以問之其人臆之曰法師厭紛囂羞溷濁姑有取於天地間清物以為洗心盪目之玩焉耳何疑乎其人之羣有學道者聞其人之說呀然而笑曰噫是以世議相短長可也烏足以盡達人之云云哉且子以為氷雪者孰為之曰氣為之曰氣孰為之曰水為之曰水盈於天地間為雲為雨為霜露之屬皆是也而得為氷雪而可常常玩之乎曰氷雪之可玩者以其為水之變而愈

清者也曰水變為氷雪而愈清不曰氷雪又變而為水乎葢嘗静而思之氷雪者水之迹水者天地之迹天地者太虚之迹太虚者氣之迹人以其迹與太虚之迹相摩不啻百千萬塵之一息其偶然得氣之清而能以功言行業著稱於時而超異於流輩者亦猶水之偶變而為氷雪也名成志就得其憑依享之長年而有後者氷雪之近於人而收藏稍久者也俯仰雖不愧于幽明而憂讒畏譏名不能終全志不得盡遂者氷雪之難成而

須臾幻滅者也至貞守素深潛不市以自善其道氷雪之處於空林邃谷而無斧斤之戕風日之爍者也然是數者皆不能不化雖不能不化而其為氷雪清氣長在也抑其說何止于是吾遊於世而知夫人之可貪可慕者無如權貨勢祿大之英雄豪傑之所必爭而小之不免為愚夫愚婦之所共惑當其疾趨而求重關而扃莫不以為難致之珍不拔之業而由吾觀之經於吾前而不留于吾目蕭蕭然氷雪之不若也故氷雪一也有化

之于迹有化之于無迹有迹之化吾前之說也無迹之化吾後之說也吾常見儒者不涉吾道家門戶以為恍惚怪誕故其事難為言吾道家所居有瓊林珠玉之雕飾夏暑不能使之暄冬寒不能使之凍窮其飛騰變幻絶跡之觀希世之須何境不可遺何求不可獲而况區區氷雪之玩欲有即有欲無即無乎而公等何以疑之於是客與其人者駭嘆愧謝知世外之學果有所未盡也托余述之而文之以為記

晩香堂記

番昜樵隠呉君作新堂于壽櫪山所居之西偏種菊其間而名曰晩香其子法師與余遊以書屬為記蓋當其時公之年與夫人之壽皆七十法師自禁林得請歸奉觴稱慶朝廷之近臣江湖之名儒凡能文詞墨翰者俱有餞贈以相襃美誇嘆華編䴡榜照耀山谷文軒貫驛震動行路以人情論之意亦可以娛遲暮暢憂欝而不愧于其名矣法師曰不然吾家居櫪山幾餘二百年自

樵隱公以上世有厚德不戚戚以居不汲汲以趨方番易盛時朝朱暮紫東印西組人無寧蹤而樵隱公處之恬然及今詮改舉罷驅馳之事盡息而吾樵隱公恬然猶前日也顧作一區之宅以避寒暑爍濕前有清泉盤石之觀後有脩篁茂樾之美行豆觴業誦絃于其中已不啻足必於耳目欲有所增益將世情何物不可願而獨取夫菊殆微懷淡泊偶自相合耳而何他說之云乎嗟夫物之無情不如人之有欲自垂髫以至皓首余見

富貴家多矣名園甲第遷奇花構怪植千金之資萬夫之力聘致惟恐不亟裝飾惟恐不侈歌鍾未休老僊且至幸乃有賢子孫扶持之僅僅猶可自保此不待遠取而知也而吳氏隱德盤薄停蓄至于二百年之久可謂晚甚猶徐行廡取如是天豈不愈念之而士大夫聞晚香之風亦可爽然動心哉是為記大德八年秋九月四日

先天觀記

信之龍虎山以僊著學僊者附之而居枝牽葉聯不可勝數也曾貫翁作先天觀於其山之南後最後地最僻境最勝其初也人皆疑之終也人皆奇之貫翁曰噫嘻吾何意于是乎哉葢吾生而畸孤年未衰而倦遊交雖多而寡諧以為既不願有求於世徒得數弓之宅一夫之田奉吾師香火而休焉已不翅足顧便近地不可得會有以山麓售喜而質之則樵者捫岩而蘇耕者焚林而畬其艱且勞如是而何以為居然不敢决焉捨去為

之盡力攀陟一睨忽然而堂皇開突然而輔衜立問其名若仙人岡塵山臺山天應山之屬平時想像於煙嵐渺沒間者一一近在目睫心不能無動遂乃銖累寸葺自經始于庚寅明年辛夘精廬成又明年壬辰中堂成越十有三年甲辰祖殿庫廡門臺諸室俱成澗徑自水口甃至觀前可三里水縈縈四時不絶流遡鶴飛臺下少東第一橋曰雙清其南曰月泉益東第二橋有成石如船俯瞷澗中曰雲關而遡少南第三橋曰飛花流水

益南又橋缺北折滙一巨池曰長生先天觀門臨焉過門益北缺粟中又折益西曰自然亭自然之西南曰深處缺深處陟上巍屏矗張正與僊人岡塵山相客主曰雷壇俯壇而西南曰雲菴曰逍遥眺琵琶峰可企而摘也復南俯一圓池曰魚我魚我之頃曰天風雲外其東下曰玄圃益下横二泉楷而瓠腹者一瓢餘流為丹出二泉右可以第四橋左可以長生池也諸名或亭或不亭或偏或虛大略使人遊其中如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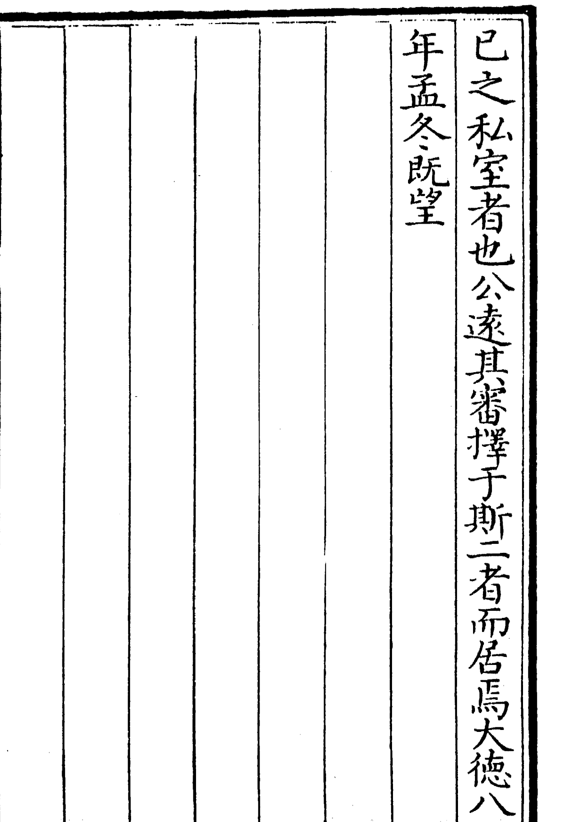
無端覬傍田可稼者余百畝田上山破荒發堅悉種花竹雜果木今皆蓊然成茂林此吾居山之顛末次第誠不料得至於此而人何以疑之復何以奇之乎吾始聞貫翁賢願親之及承其言儉而慈静而貞信乎其有道高君子也古之為僊者不擇地今所稱琳館往往為人指目者其先固皆荒岩絶谷不通車轍馬迹之處意有神物秘惜待其人而居之如貫翁之於先天寧非是耶寧非是耶請以是為記大徳八年九月日朔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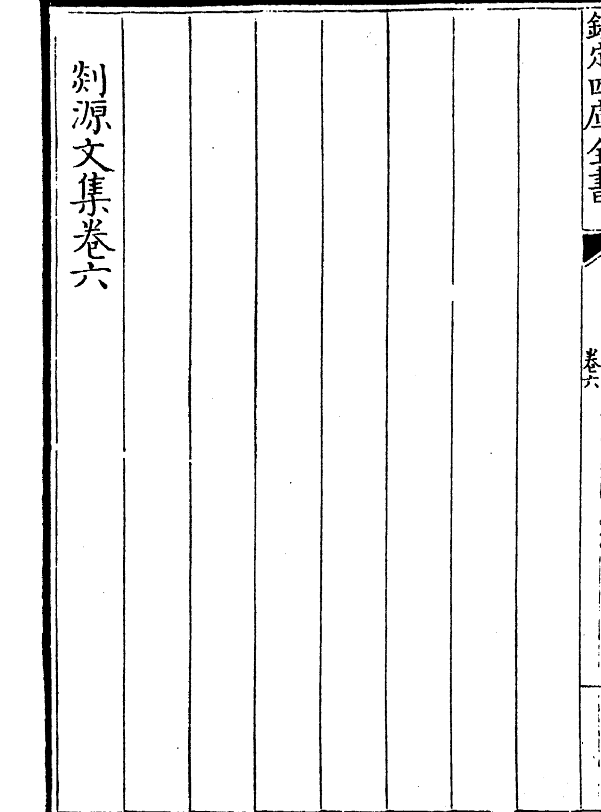
虛室記

人情之至不能忘者莫如身因有身也而不能忘其居因有居也而耳目口體百物之須舉不能忘焉因有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也而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而世無閒民矣臨川危公遠法師與余相遇於玉溪之上曰若我則庶幾免於斯夫余聞其言固心異之閱一年而以書來請記其所居之虛室嗟乎公遠乎子之室其既真能盡

虛之耶抑方將有諸而遂以漸虛之乎人之一身寄於
茫茫行於冥冥得有其室實難有室而能虛之尤難有
而能虛虛而不失其有尤加難焉公逺生于世家左玄
右史前道後衛少無科舉利祿之賊長無妻孥產室之
錮所謂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仰於世者甚簡使之富貴
可以知其不遷使之貧賤可以知其不怵而又出門盡
見天下之名山大川登堂則縱交四方之公卿豪傑凡
老師宿儒經生學士白頭羨慕而不得如意者不勞經

罃悉萃几席餐芳襲腴搴奇攬秀天爵之華内美之珍無物不具公遠方守之以謙取之以廉薄積而厚貸多穫而少穫其為室也可謂之有而能虚虚而能不失其有者非耶雖然公遠為老子學者也虚室之言出于莊周莊亦師老子而老子之虚與莊周異老子之虚虚其德其言也憂世以為慈同物以為和譬之與天地八荒萬象為一室者也莊周之虚併其言而虚之久則將使人傲世逃物而自居其福譬之欲以天地八荒萬象為


己之私室者也公遠其審擇于斯二者而居焉大德八
年孟冬既望



剡源文集卷六

剡源文集卷七

元 戴表元 撰

序

春秋法度編序

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來以為復讐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讐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

使為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為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場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為可憫嘆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末終讐不得復而鼎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絶口不復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耶鄉郡趙君漢弼與予為同年生精力趣尚記誦討論視余畧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

燬滅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為若干言又評考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言無近世掎摭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戲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為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塗而能静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炎凉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紀極漢弼年未甚高余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在左杵臼居右

畦蔬汲井無一毛干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通鑑寤辯序

學者之於書猶賈然賈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羸詘而察其良窳博收而精出之而又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為善賈不惟能富而能不至於敗通鑑者衆史書之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者也通鑑未出之前稽古之士一史不窺以為闕通鑑既出衆史書可以畧廢是天下之貨一

日不勞而致之矣然自余知學以來所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暇則曰力不足夫力不足者窮賈也力足之而未暇者弱賈也暇矣力及之矣而有終身不習焉者陋賈也幸逃是三者有人焉窮力而習之詰其事前舉而後隨誦其言累百千萬不逸一辭可以為難矣然而不通其理不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蓄天下之貨而不時其贏詘不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知為富之術是滯賈也又有人焉能習其書能通其理能

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可以為愈難矣然而措諸辭則戾於訓施諸用則趨利逐便而不適於經久則奸貫也奸貫不若不貫之善也里中有博雅君子曰王君熙字子和予晚不及見而見其弱冠所著通鑑寤辯若干言喜而讀之竟事求當不求遂語求盡不求巧時引周漢以下千餘年陳迹裁之於王道此其譬於貫也若挈禹貢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與夫白圭范蠡輩叱力而籌哉惜乎王君年未克而學已成迨其

老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聞於國也君止一子今亦老矣貫術非不善也而世窮人之傳其書與否不可知姑私係所聞以諗於同好云爾

讀易蠡測序

古聖人之經至難言者莫如易余攷王制見先王時之居學校者其法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仲尼之門人記其師雅言之詳不過詩書執禮而皆不及易惟其自為也則不得已有文以明之以見易非聖人不能言

而雖聖人之教人亦不使人之得以易其言也漢以後始有易師令諸家法度髣髴具存往往用之占步測筭非若後世之言易者以為必能通聖人之言而續為之說也余之少時不免斯累近乃稍自悔艾欲慎其出竊嘗閒與為雜學者往還若丹經之鉛汞歷書之紀朔醫家之運氣兵家之機勢大畧反與易合而支離泛濫不切者莫如書生舉子之說此無他彼數氏者猶託於象數為可準而書生舉子專以空言談理故也儒者徐君

之祥自畨昜㝠所著昜經蠡測若干言見余於餘杭其言象數取皇極於康節取太極於濂溪厥既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昜自正體伏體互體變體反對體上下體而通之一卦有六十四以至於四千九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辯卦中有四畫五畫而成卦者皆見於昜反覆懇欵實皆不叛於新安漢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奇之而徐君機神敏給於天人性命事物精粗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喻者

一日即了其得於天蓋厚不但人力之勤也然君於易書之變本由象數以通理而象數者起於無而寄於有理者妙於有而歸於無寄於有者其變可知可言歸於無者不可知不可言也人之可知而言易之變固不止於四千九十六人之不可知不可言畫之一不必三卦之八不必六十四可也古人老而學易易又為憂患作徐君涉世益熟刊落輕鋭而復諗之蠡乎蠡乎其遊於聖人之海有不為夜光乎

左氏窺斑序

夫子沒遺言之著於世者為經學者各為說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為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以蔽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故耳余於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

作後説晁約而通呂愽而覈嘗欲依倣其法删繁去滞定為一書以達於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倦學葩葉凋槁以為二編之法雖在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公以來皆直取春秋為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攷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固多如登千仭之峰舉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即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斑示余余讀之猶愛晁呂

時也問書之所繇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已脫稿久矣嗟夫此豈若余年少退惰不自力者比邪君名其台寧海人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余兒童時聞鄉里老儒先生以小學教授者纔四五家每講課罷雜試河圖洛書之數若堯典閏法禹貢賦則周禮兵制之類又少暇則都講口授顔氏家訓少儀外傳等小書故諸生畧有姿性者自未冠以前而諸成人

之事皆已槩舉於時朱氏書猶未盛行浙中時從人傳抄之以相啓發恍然如揚雄問方言蔡邕見論衡之喜及甲辰乙巳間有用其説取甲科者四方翕然爭售朱學而吾鄉以遠僻方獲盡見徽文公所著書大抵諸書惟易本義四書註小學書最為完備其餘或未經脱稾或雜出他手非全書也今三書者惟四書家有人誦之易本義真知者絶少而小學書最益於人人無讀者良可憫痛于君景龍生於文公闕里年齒長大而好深沈

之思獨取小學書句釋章解欲以行世美哉其為人乎
余也少而遠遊長而亟仕不惟學不俟成而併與兒童
之所得而失之固于君之罪人也哉天啓其衷方自悔
咎幸于君書成則願秉燭而學焉屬書序引謹筆諸其
篇端云元貞乙未季秋朔旦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右陸宣公奏議精要三卷宣公吳人以純誠直諫嘉猷
遠識學行政術為唐忠臣未嘗以文名也其言亦止緣

當時利害而發非有垂世傳遠之意而眉蘇公父子亟慕而學焉大蘇公遂取其書進之經筵以備講讀自是以來學士大夫以諫諍者尚其慤實以詔檄者尚其明達以書判者尚其果決以讞議者尚其詳盡而宣公之書行矣夫以宣公之誠之才之識之學發而為文在其當時雖嘗暫用而蔽於昏愎怵於讒邪至於蒙疑負累偃蹇困躓視同列材名下已而位宰相者滔滔皆是獨不得久立於朝而卒以罪死死數百年其書始盛行於

天下則於宣公可謂無負而懷忠抱樸之士行不愧神明信不欺豚魚一時偶不遇於其身者亦可以無悔矣嗚呼𨗳哉然自唐史稱宣公議論炳如丹青者已數十百篇今之所存卷帙猶為浩汗故窮櫩白屋之下沈潛隽永無所不可而簿領劇繁刀筆倥偬者卒然窺之有不得其涯際余友蘇臺陸君子順乃採摘其精語要義聚為一編以便觀者萬目之綱挈綱而皆舉十口之室入奥而不迷余為之深嘉重歎不獨喜呉中陸氏淵源

之有自而由今以往使人人不憚煩於宣公之書因而熟復其用心行事將見草野懷珍者俱謇諤之士臺閣結綬者舉端貞之臣於人文治化似不無少補云大德戊戌孟冬朔日

汴畧序

古之通史者百家皆出於父兄先世聞見積累以得之若司馬班范劉李以降可睹已其有草野後流庠序遺哲辛苦採拾而後喻者則不在此限然及其至也精之

以講學粗之以用世俱不病於匱乏故東方生三冬之勞而文史可以足用陸賈賈山輩掇綴秦漢近事以資口辯而時人謂其知務此其效也汴梁立國百六十八年渡江而南又百五十年其間設施沿革本末條貫筆之汗青緘之金匱在承平時學者尚不能盡睹加以兵燹相仍典籍散失以余之涉獵記誦間咸淳景定中事首尾茫然不相聯屬而況耳目疏遠者乎天台潘可大生又後於余質敏而志專學劬而識精窮坐山谷授徒

以奉親足未嘗出戸限之外而網羅舊聞自建隆庚申迄靖康丁未詳其記事之體附以辯論若范淳夫之唐鑑胡明仲之管見名為汴畧者三十卷又自建炎丁未迄德祐甲子金天輔戊戌迄天興甲午撮提綱要名為南北紀年者若干卷嗟夫如可大之講學豈非靈龜神蛋潛藏岩澤而光彩氛祲自見於外也哉使之進為以用世何可捹抑而可大不顧為東方生陸賈貫山之流者也姑為題辭篇端以發其槩云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古之君子不以道廢物自一藝以上苟有所益於人雖農匠庖祝之賤猶身親為之粤大聖人亦莫不為若皇帝之醫藥虞舜之陶漁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物也夫古之聖賢豈以殫力疲肌為異人之能也哉後之君子平居侈然論古先王之道若不足為而問之以目睫之事於其所服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游行肄習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名義者焉豈不大惑耶余之幼也被沐

父兄之教凡小學之所當講者幸而得其端倪氣昏質陋中道輒廢年益長而悔之乃始拊膺持頰以自刻勵而文獻凋零微言就絶一時交友方共詆傷以為不切於事每至耕鉏之餘酬晝之頃有觸於心必黙識而私求之家罕書籍有急就篇一卷漢黄門令史游所撰唐弘文館學士顔師古所註又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自謂名本然而篇中正文絶無音訓註之所及疑義尚多竊不自量為之補其遺闕兼有異同之説載於左方

嘗觀洙泗以來師友會辨皆互出所疑以相扣答然後理盡而學精使顏朱二公而在余固願得而面請也又惟古人著書動緣教戒而作此書本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於童習而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秦人以法吏為師公私官學轉相授襲故以吏文終焉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註猶近古哉

左氏蒙求序

吳伯秀為鄉校諸生時余與之寒同枕饑同竈比試於

有司亦同業也然余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辨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蒐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為為儒不當如是別十年余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又皆壯強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世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

皆欲成老翁於是余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尋計滕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説賢否之迹皆紬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為蒙求以便學者余讀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

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脱稾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之事詳矣然必至於十歲請習於外傅雖其篇數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目既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强識愈明也

然後始許之以慱學葢初不以譊譊口舌浮華為急而惟恐誇根傲𥡴芟鋤之不早以為終身之累而為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輩之相成班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為兒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科以為齠齓之質而賊之以辭章記誦虗囂無益其說是矣而白首紛如者雷同一律僅不過以舉子業相傳授其智復出童子科下識者病之鉛山詹仲美寶生

於衣冠之林長於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事君其三夫婦其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章繫百句句係一事詢其所以然則仲美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於白鹿洞有覩於先師晦翁之說而為此也嗚呼令仲美之書行充其言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屬余方以窮授徒見朋友間續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畔於小學家篇數而可以養人之純心彝節固無踰此編者故為之序云大德戊

戊歲孟冬二日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余五六歲時親黨閒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蓋其法以通念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爲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淮湘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一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一二人則亦可謂難矣景定咸淳中試員稍衆有司厭之以爲徒斲人之淳心而長浮慧廢其科不用因念取士之法敝矣進士科最貴最敝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

析成言以待問諧比虛詞以眩舉幸而得之則蓂不次之擢非若童子真能淹誦群經而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秩而已自餘任子軍功吏員納粟之類歲以累百計又所不論有司不敢廢豈皆愛其能哉重變古耳而獨靳於童子一二人何邪其亦不詳之甚矣童子科既廢三十年人諱之不習而風俗愈不加厚余以窮授徒江海上鄉大夫昌國應君翔孫過之相與慨歎江南經術荒蕪紛紛朋儔中疑難滿胸而卒無所問是誰當執

其咎者出其類書蒙求示余凡諸經之指篇標韻舉築然在目汎濫而及於儀禮爾雅諸子揚雄之太玄馬融之忠經莫不皆有蒙求自初本以來昉而為之是不一氏其能散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君蓋景定咸淳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難哉余既序其書聞昌國官學士大夫應氏實為祖至參預公遂大其閭閥而應君問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祠先賢天之欲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大德戊戌孟夏望後

五日

奇童烈女寶鑑序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鄉父兄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為家誡為之耳熟於時東閭西巷男誦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倦而歸則見疇昔儒素之門僮奴輿馬姻連玉帛光艷薰爍一一無復舊俗葢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傳輒廢而洛下袁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

敗士大夫辛苦立門戶至此豈不可憐哉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行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穉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困勞其筋骸而聒其視聽蓋愛之而納於善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彤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睹記而今去之數千年謠譯荒涼簡篇散脫何由復可髣髴庚子

之春有吳興故家張生煒於廢書中得所謂奇童烈女寶鑑者喜其有助於名教為之裒廣鋟葺板行以示人而徵言於余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於世而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事閨門之行而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彝倫殊非小補遂從慂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程宗旦古詩編序

語之成文者有韻猶樂之成音者有均一也均法廢世

以後代新聲為古樂韻學流人又以唐人近體為古詩矣可不痛哉余嘗有意緒正其事以為樂出於中聲與人之歌詩最為不遠三百篇國風雅頌可以被絃歌薦宗廟者本不求如後世音切之備然當時人之誦念精熟士大夫尋常叙述邂逅寄託必取斷章一二以流暢其意者諸成文而有韻故也漢魏後詩猶入樂府遇其理到處流傳至今兒童婦女輩能諷之興起若如今人直謂之無詩無樂可也宛陵程君宗旦老而篤學取唐

虞以來諸經傳語之有韻者目為古詩一編以誘激後進其意若與余合為書梗槩卷後而歸之元貞乙未秋八月日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有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跂之不能及然而未甞不為余盡也最後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

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為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為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其説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

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塡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迹綢繆傾吐而後為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潛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翶云子昂自知之以為

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既望

尚書小傳序　雙溪王先生

古之君子欲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茍同以為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茍同之情雖一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鄉國之人至以為不知禮故舊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嬰親且久如仲由陳元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亘古今之遠窮天

地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徽士大夫嘗為余言朱文公無恙時同里閈有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亦以學行為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文公既沒而諸生方脫黨禍起而尊奬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王先生之書與其為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為惜余不暇論其何如也巳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尚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雙溪先生所著而於君為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遷

徙不一舊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完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問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文公居閒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尚書及春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稿脫於開禧末而板行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簀之日既久假令尚在必相與綢繆桑梓雅舊相樂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殊鄉晚出各立名字驟開門戶遂生異同之論豈復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尚不相一惟

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總説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大德三年四月日

天原發微序

古之言天道者必兼人事自羲和來絶地通天以前書傳之所睹記不可考也由是而有歴象有律吕有龜筴有祠祭禬禳盟詛之類其法與仁義道德紀綱制度之

說道行於世至其緒聞餘論春秋之季猶人人能道之
先儒有云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通經者病其固
豈天人所以然之故在當時小人之所易喻而後世搢
紳先生以為深遠而難言耶天之未喪斯文而仲尼出
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哉其自為言
乎再傳而子思子明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
道之謂教而充其極至於三千三百禮樂之美九州四
海聲容文物之盛而其妙又歸於無迹又再傳而孟子

明之曰知性則知天曰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諸事一一以天行之能治其人曰天吏能自治其身曰天民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爵曰天爵道之將行而為堯舜也曰天使之道之不行而退不失為孔氏徒也曰天止之嗚呼至乎哉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災祥讖緯尚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者溺清虛釋老千有餘年之間學者醒行寤語謗天為茫茫無預吾事於是有周程張諸大儒同時參立於隆平之代藥其狂昏震其眞聾迨其說之

流傳未久而將蔵也又得新安朱子即為之釐析剖決然後微言要指粹然一趨於是瞭然而無復遺憾士之幸而逢於其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而奈之何學之者又以易廢城闕之童耳熟而心荒市朝之夫口然而身悖前所謂秦漢以來之弊夫何以相遠余行憂患展轉百折竊意深山窮谷中輕功名拙進趨之士必有精其學而藏於家者一日新安方使君出其平生故人鮑景翔所著天原發微五卷相示讀之自太極渺茫之始至

於行之所倚氣之所使數之所起器之所擬精粗内外無所不紀而綱提領挈出於使君指畫不少景翔嘗以鄉貢進士一詣春官不售歸食貧終身鄉長者提學鄭君孔明館穀之朝夕與共講學書成遂為板傳之以成其勤名以慰其遺志嘗無君子斯焉取斯詎不信然屬使君已為序俾予附書其後謹不敢辭

先天圖義序

自漢儒易林之傳絶而士大夫一切以理談易幾二千

年如揚子雲太玄虞仲翔納甲關子朗洞極魏伯陽參同契之類往往皆古人象數之餘説而學者疑其近於歷家方士弃不肯習迨至近世乃有太極先天二圖於易最為深密然非濂溪康節闡張於前考亭朱先生尊奬於後則二圖者安知不以疑廢今二圖既皆顯行於時而今談先天者猶不如太極之盛何也太極以理先天以象數理易喻而象數難精前賢所以有狗馬鬼神之論也余之少也固習於科舉長也阨於憂患又生窮

鄉僻邑無所師授亦莫能聽受其說山陰嚴養晦以四十九圖相示方員之象縱横之數不勞執匕一一脗合而陰陽往來動静消息之理開卷可一目而盡是其於濂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疆藩而窺其堂室矣世念漸空幸有餘力可以償平生飢渴之願當從養晦卒業焉

老子原旨序

右老子原旨三卷當塗南谷杜君所著註老家多矣亦

有出於名儒大老之手而人無傳焉豈故畧而遺之耶緣其中未能釋然於老子之學而務矯其辭以合吾意毋怪乎有所扞格齟齬而不能通也儒者疑老子道德仁義與禮之說又憂禍厭亂自為也過多又謂老子非神仙無久生不死者以此數說積於胸與今之言老子家異譬如越客楚服澤居之人而評陸産安從而折其衷哉余嘗與杜君商畧此事杜君脩然而笑曰是烏足以疑吾師乎凡吾師之事吾知之若他人則何由知之

吾師歷年多最後為周柱下史其著書其章指其事其章指其事類古史因盡出其原旨諸所云云世儒窮年敝紀而不得者一一傳其師意縱横出入無所顧慮嗚呼世無老子之學即已耳必若欲崇老子之學其書當自老子之徒自為之吾夫子獨善時門人高弟身親受業然目未瞑而難易同異之論紛然而起後來殘編斷簡同門彼此相違者又所不寡蓋皆以為出夫子而卒不敢自以為是而又暇強知老子意而註其書耶故道

相若則能相為知智相及則能相為言杜君黄冠師不事煆煉方藥役使鬼神察其意似恥之而不言至於談笑王侯之間游戲榮名之外逍遥委曲以退為體以忍為用變化無礙委蛇若虚是庶乎能為老子者若余也何足以知之若余也何足以知之

王伯善農書序

世人嘗譏嘲儒者無所用心為必不得已寧退而躬耕野間為農以畢世猶為無所愧負余每隘而非之使儒

者誠用將撫民不得業而農預其數矣安在栖栖然親扶犁負耒而後為善昔者仲尼鄙樊須孟軻闢許行良為此耶丙申歲客宣城縣聞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問之其法歲教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牟麥之類所以蒔藝芟穫皆授之以方又圖畫所為錢鎛耰耬耙𦓤諸雜用之器使民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為之安用教他縣為宰者群揶揄之以為是殊不切於事良守將賢部使知之不問問亦不以為能也

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賴而誦歌之蓋伯善不獨教之以為農之方與器又能不擾而安全之使民心馴而日化之也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豐信近邑余既知伯善賢益慕其治加詳伯善之政乎於永豐又加速大抵不異居旌德時山齋翛然終日清坐不施一鞭不動一檄而民趨功聽令惟謹歲時屬耆老強壯問能從吾言試其具幸而能則大喜出卮酒相勸奬即不能或怠惰不帥教輒顰蹙

展轉引愧如不自容嗚呼真美哉而儒者之道所謂為民父母能近懐而逺悦者有不當然乎於是伯善自永豐槖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示余閲之綱提目舉華寒實聚頋舊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異制者此書歴歴可以通貫因為序發其大指併附載所聞見以信儒者之用世皆非空言今是書行而長民者一以伯善為法雖人頌子産邑歌豳風可也

禮部韻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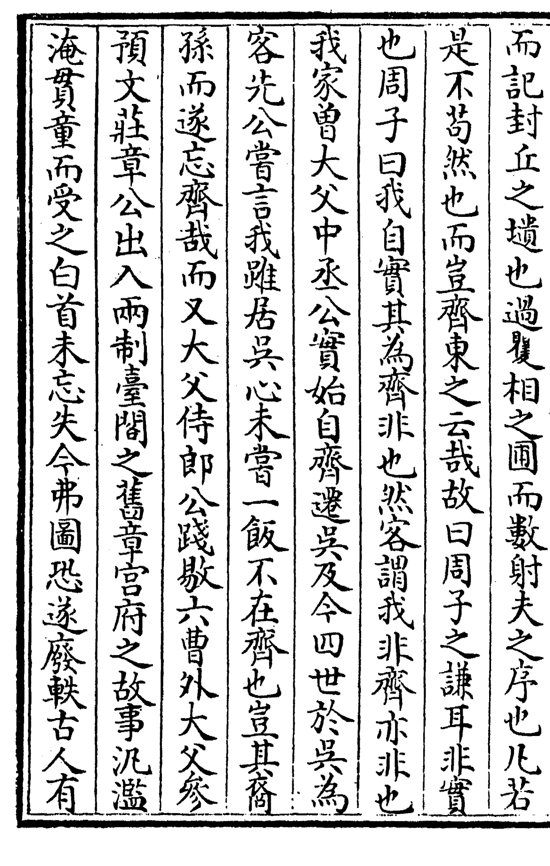
余少時請益鄉先生問記禮家言春誦何也曰誦詩也曰誦詩何為也曰將以為樂也曰夏又絃何也曰古之學官惟禮與樂其春夏皆樂其冬讀書亦將以為禮也不特此也其學曰辟雍辟以明經雍以和樂其官有祭酒司業酒者行禮之物而業樂板也余於時頗領悟顧琴瑟亦不易為惟詩為近樂差可自力由是日為之榮辱四十年人情世故何所不有而不至於放心動性而出於繩檢之外者詩之力也來江東有鉛山虞世民取

平生所見古書之涉於禮者叶為韻語欲使兒童婦女流傳成誦熟於口耳浹於心體將見朝昏節朔之儀不教而自行父師保母之訓無言而皆喻甚有功於人其教固不淺淺而虞君之意亦云厚矣於是遂從之以成書而附余所知之區區係諸其篇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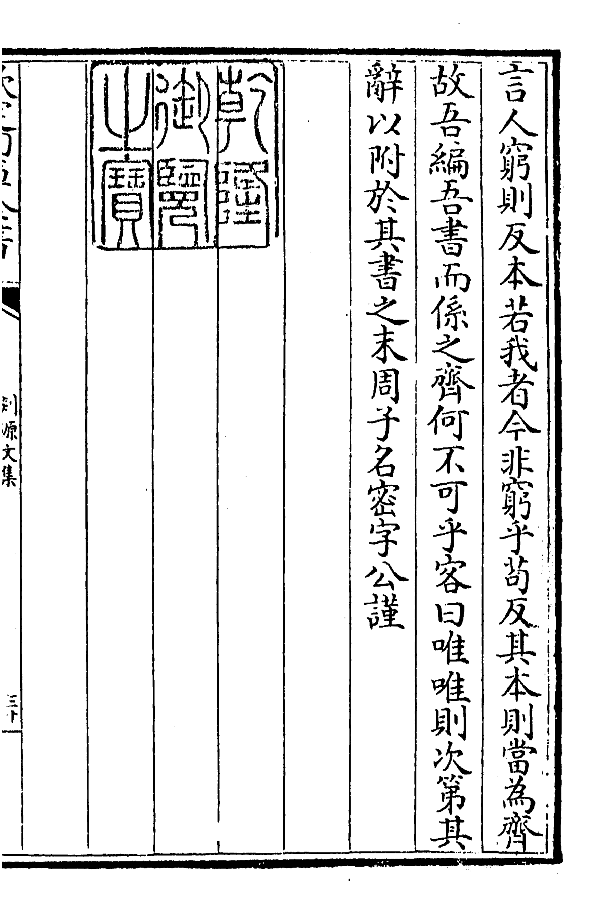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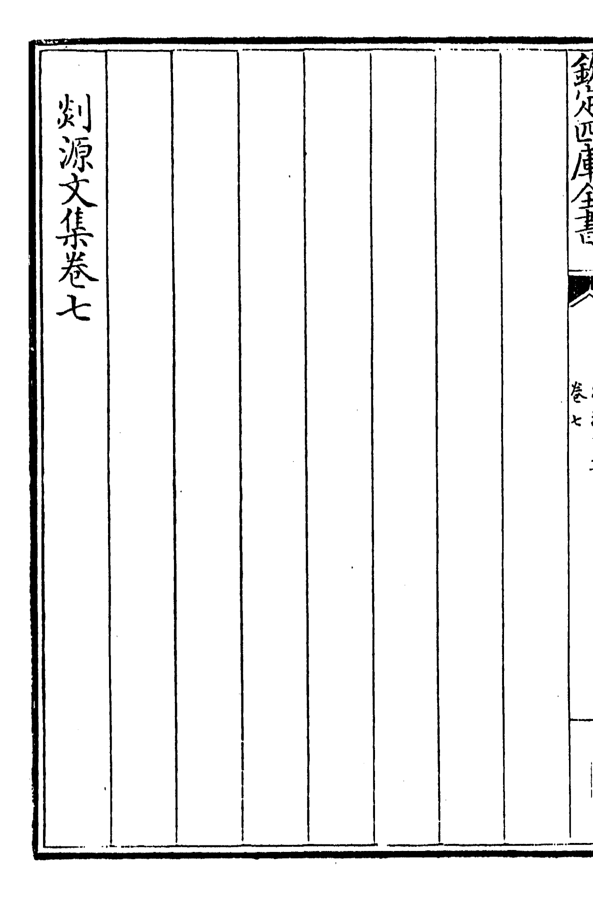
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耳非實也葢昔者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悉聚于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翕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為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令之所謂齊東之云者非實辭也故莊周目齊諧為滑稽漢髙責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矣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郯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辭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季札也他所稱舉旁引曲證如歸太山之巔



而記封丘之墳也過夔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也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之云哉故曰周子之謙耳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為齊非也然客謂我非齊亦非也我家曾大父中丞公實始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為客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裔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宮府之故事汎濫淹貫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



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茍反其本則當為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辭以附於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


剡源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剡源文集卷八

元　戴表元　撰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始余疑孫子教呉宫美人戰陣非事實太史公承襲所聞括其竒載之耳及言為將西破楚入郢北㓕齊晉事亦甚畧葢古有是人善言兵不必其能自為兵也而孫子十三篇遂行於世後之能兵者因共宗之嗟乎夫孫

子者豈非春秋戰國間恢詭抗拔人世不獨能兵者耶其書縱横變化深而切博而盡讀之使人好焉友人潘可大葢脩詞而好焉者也年方冠於書無所不覯而獨為孫子作釋文若干言一日袖以過余曰自吾為此書朋友始而駭焉什四中而疑焉什六卒而非且笑焉什八矣夫非且笑者是誠不知而疑焉而駭焉者亦猶未釋然於此也昔周之衰學士大夫失其所承凡能修明世教不畔於先王者惟仲尼之徒為然自餘為游談雄

辯為狂憒著書最下為刑名計數諸家葢人人而能言言而能文也孫子其言兵而文者歟夫既言而文故能勇變古人之法而自名其家由漢以來最名將如韓淮陰趙營平皆口傳其語班班於策最奸雄如曹孟德至親為之議他可知矣然而其書之要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夫車馬資糧之輸賞罰部伍之節山川陰陽之宜不待武之智而能及之也必若以詐而立以利而動生人何罪焉後世尊其人專狥其法襲其實陽諱其名凡軒

輮氏之子孫逮于兹累千百年為血為肉皇皇然終不能自必其命非言之文者為之乎於此復以文翼之譬若懼火之熄而扇其炎愈不知所終矣然潘之意非翼孫子者觀其書所折衷至稱仁人之兵主於除天下之害其殺之也所以生之諸如此類本孫子所未講而學孫子之家所未悉持兵者得是說而行之則為湯武之舉談兵者得是說而推之則為伊吕之佐其心仁其術慎其於詐利也遠矣然則必若潘君之云然後可以論

孫子哉故孫子猶或可廢而此書之意不可以不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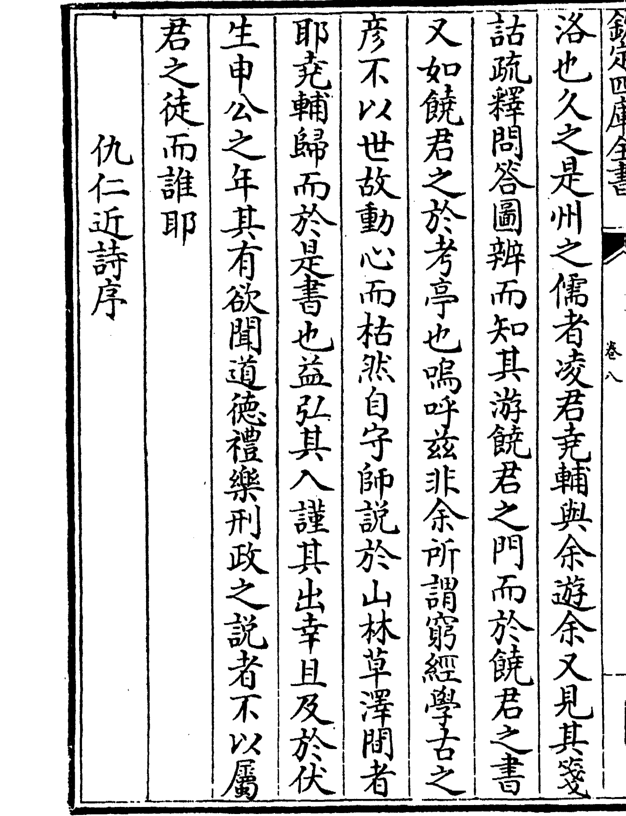
君名衍翁天台人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觧音釋序

儒者之説其精者為道徳而粗者為禮樂刑政當三代以前雖世治有斷續而二説未嘗一日廢於天下書之所存者畧也周之既衰禮樂刑政盡壞道徳茫然無所附麗夫子不得已始與其徒共詳之於書書詳而後世之託言者始雜然自其徒相繼皆歿之後千有餘年往

往常有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宜舉一世不好之而不變聲薰氣染之久而亦或為人所採拾道德之緒餘禮樂刑政之髣髴因之而不墜者什五至於近代濂洛之派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書通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孟氏而上三代之書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孔門之高弟共為之尤精者也為之披微文抉浮辭使尋源者不迷其津趨塗者不昧其岐有功哉濂洛之徒皆

沒說者又雜考亭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加明之故孝經有刊誤論語孟子有集註大學中庸有章句以追太極西銘通書之類凡殘編斷册之闕於義理者舉有訓解其徒之書余之資雖鈍猶得而窺之其徒之人為余之先猶得而知之顧歲月推移風氣變化資品之尤鈍於余者則不及預此矣余也白首東來乃始獲聞番陽有雙峰饒君者嘗學於考亭之門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探索纂述彙叙其意猶考亭之於濂



洛也久之是州之儒者凌君堯輔與余遊余又見其箋詁疏釋問答圖辨而知其游饒君之門而於饒君之書又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兹非余所謂窮經學古之彦不以世故動心而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者耶堯輔歸而於是書也益弘其入謹其出幸且及於伏生申公之年其有欲聞道德禮樂刑政之說者不以屬君之徒而誰耶

仇仁近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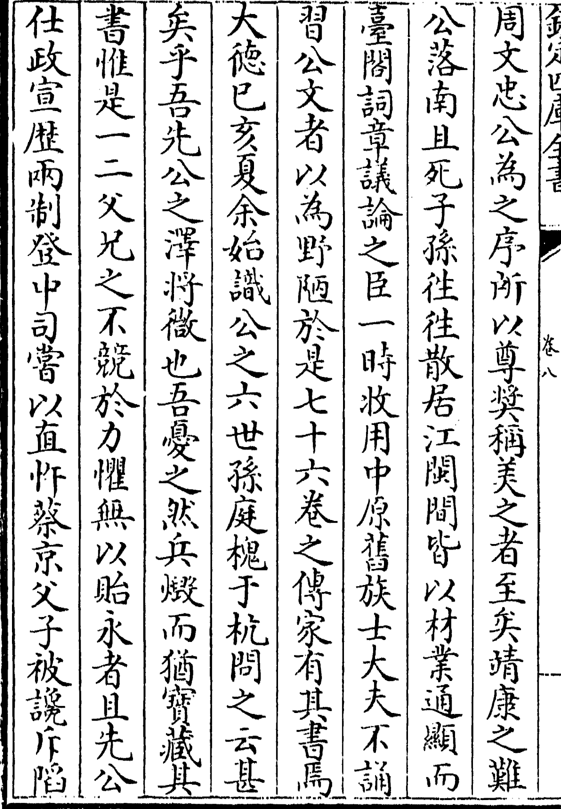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為人所厭薄以為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謡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為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羇禽越鄉而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櫪裴回而悲鳴也嗚呼疇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特

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君者皆亹亹志於古人皆不棄余而肯與之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録成一巨編叩其藏未録者尚什伯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羡其敏而敬其容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為快仁近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為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間似不足為既竊自喜玆編之不絕於世而余

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有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絶而氣盡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敝不敢望有名譽或藉以一樂稍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矣若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初寮先生左丞遺文前後集内外七十六卷李文敏公



周文忠公為之序所以尊奬稱美之者至矣靖康之難公落南且死子孫往往散居江閩閩皆以材業通顯而臺閣詞章議論之臣一時妝用中原舊族士大夫不誦習公文者以為野陋於是七十六卷之傳家有其書焉大德已亥夏余始識公之六世孫庭槐于杭問之云甚矣乎吾先公之澤將微也吾憂之然兵燹而猶寶藏其書惟是一二父兄之不競於力懼無以貽永者且先公仕政宣歷兩制登中司嘗以直忤蔡京父子被譏斥陷

死地偶幸不殞而本末人不盡知頗欲摘取奏篇制草之有所關涉者别為一編以便傳覽其間闗楚越倡和之作實與碁山曽公吉父東萊吕公居仁龍門陳公去非諸老相為鼓吹文獻之不亡繫此之故因亦附載編中子以為何如余惟公之言行名實布在天下耳目如膏粱綺縠其誰不厭飫被服而是編所謂餟其珍而裼其華者也遂相與賛成之而併書所謂詮擇之意如左是歳六月望後四日記

方使君詩序

右紫陽方使君丁酉歳雜詩一卷使君初為名進士時表元以兒童竊從士大夫間得其文詞誦之沾沾然喜也年二十六入太學而使君適由東諸侯藩府歸為國子師始獲因緣扳敘償平生之慕願焉然當是時諸賢髙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騖於竿牘俳諧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為事者惟夫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羇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名成藝達者亦往往以

餘力及之使君𢠸然其間外兼山林江湖清切之能內
攸館閣優游之望於是一時好雌黄掎摭者無所施其
輕重越二年表元亦成進士稍稍捐棄他學縱意於詩
而兵事起矣自是别去使君二十七年然後得讀此卷
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晉宋間人醉語雖甚褻不
及聲利小篇沉鷙峻整如李將軍游騎遠擊自成部伍
盖使君好客志氣白首不衰而學問擂闡端平以來諸
老於書無不窺於理無不究故能若是之有餘也聞篇

帙浩繁承學之士疲於傳録惜未有好事者託之木石以廣其傳云

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鷙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為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為是虛

心傾思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為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至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多為詩州人為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峯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於百年間良堪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子孫遊聞翁為州日江湖詩客麕扣其門傾箱倒橐贈施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楞然使君去桐江屬邑即

僦廬糴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為二千石也偶遇臺
餽卻玉揮金貫酒讌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畧視放翁
何遠故其為詩笙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
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遊之士
來謁表元子於門牆衿佩中若知言者盍識其云云以
為桐江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

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謂有遺非歟

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雲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華贍覩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為纍臣羇客也公謹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殽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沉明時但如蘇子美沈睿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

且不得居頳顏皤鬢離鄉索立而歌欷歔如此而人方羡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係之弁陽示不忘士風云

張仲實文編序

詩者文之事余嘗怪世之能詩家常謙謙自託於不敢言文而號工文者亦讓詩不為曰道固不得兼也嘻噫

是何異於言醫者曰吾曾為小兒醫婦人醫而不通乎他言兵者曰吾能車而不能徒吾能謀園而不能謀闘豈理也哉西秦張仲實余誦其詩久矣信乎其傑然者也交之二十年而始見其文其敘事如諸葛公起草廬談鼎足形勢其當如是如是而無闕辭無剩語也其析理如吳公子札過魯觀歴代之樂因其所起而知其所止也其立教如嚴君平依卜筮勸人父慈子孝而各喻善也旨哉旨哉然仲實終不自眩鬻其槃帙巨編雲蒸

錦組山翔濤湧而皆緣於人情時務若迫之而荅不得已而發此其趣量又有進於文者耶抑猶欲姑出入於謙謙自託者耶仲實生世家能力貧劬學為進士能早不累於科舉縱交博覽意氣超卓而年少余十許歲其材名何假余言而著獨感於所見為叙大畧云

趙君理遺文序

吾鄉五桂堂趙氏以文翰科目起家兄弟皆為名大夫余晚不及識而識其後人澧陽使君之孫曰君理與余

交最相厚也君理雖生世家貧與余同其處貧之策亦與余同鋤園授徒取贏筋骸以充饘粥如是積十數年家稍康始有意遠遊以廣其成名嘗客崇德州理侯家衣冠鉛槧之士爭附之不二年以病歸里中輒死初君理與余遊雅獨好書見奇書傾橐倒懐收買不吝惜書閱夜諷務欲蒐攬玩味而為詞章舉筆沉重整綜有元和嘉祐之風詩騷賦尤敏贍應接如響然骨相清峭天台

舒景高在黄甘余携見之景高私余問曾識歐陽公二

蘇公畫象乎余應曰識則問君理何如余時以為景髙好㡉言斯人正不須若是嗚呼庸詎知其不祥之卜遂誠然乎天之多與人以才常少與之福故自古名能文人十有八九窮困坎坷廬陵公雖富貴比於同時兩府諸公猶為未遇二蘇顛頓有不可言至其門第非不奇麗秀偉誰復如意獨身後聲名赫赫能千古令人歎仰此福固將安用君理死十年其弟幼宣為之收拾遺稿託余為序引余知君理早凡所撰述多為鑑史而惜幼

宣求之未盡今之奉化於古為鄞今之鄞古乃為鄮君理嘗為古鄞志大佳亦不在卷中宜使廣詢之

陳無逸詩序

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於杭自是展轉離合八九年得間無不以文字相聞然未嘗說詩龍泉公居湖晚年歸湖既歿而余始識湖之秀民奇士能詩者數人數人詩皆清嚴有法度竊怪之葢雖科舉學廢人人得縱意無所累然未應頓悟至此久之識公之諸孫無逸

始間得龍泉詩讀之然後乃知湖人之於公良有所受而公平生雅善為詩中經憂患寄託益廣但不喜誦誇於人而獨家庭里閈子弟時時竊聞之耳最後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始又得讀無逸詩無逸之詩視其祖天閑之駒朝生而知步玉田之禾晚穲而同熟也視其鄉人氷蠶火布起塵煤脱垢爐倏然而潔也於是絶慕與無逸遊而無逸以家世故猶若未棄予者或携手秋郊行吟或抵足夜榻臥諷或杯觴探籌或硯席點稾歡諧

怨懟舒適因促一一共發之於詩余年衰學放任心而成遇手而得蘭蔦雜揉瑶玉混襲有一時欣快出之而徐即增赧自悔無逸盤旋營度一字不圓不脫口嘗笑問何苦乃爾無逸亦笑曰吾自吾苦也吾苦何容外人知之余退而味其言真陳氏詩種也至是歲晏將别忽傾橐出數十百篇示余求余評余惟區區之言必不足以重無逸而交情世好實深相知有如所陳者乃為登載梗槩其篇端云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憂樂險易老穉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槩然而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為知詩然惟知詩者為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燠而遊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若矢生於手而侯生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

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説告之時可曰雖然必强為我一言葢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類余往年吳中熟時可携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饁餉西家發廪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悦之色

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聞關憔悴猶日為詩自娱為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畧盡故下筆輙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荆握手道舊當亦怳然於吾言之非誣矣時可識之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為佳州奇山惟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之

有錦峯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川疎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閒知名者數公衣冠笑談楚楚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肯刿心鉥形沉埋窮伏而為詩者山川雖佳其煙雲魚鳥朝夕真趣不過散棄為漁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游宦事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公訏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閣無用呻吟憔悴無聊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

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葢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邱壑之好自其童年厭薄世祿疎擯舉子已眈為詩令之所編稿欲十易於戲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為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葢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人之於藝茍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

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奕蹴踘擊刺戲夷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好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嘗治詞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士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為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為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持

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
矣於是君信若愠若狂始放意為詩不復如前却行顧
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
氣張音吐清暢余為擊節從容停蓄雋永雝乎適哉雖
然余與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强時所
好諸藝皆為無益幸而不精雖精於詩亦復何用曾不
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博奕蹴踘之流猶為人
所愛幸東方生歎陛楯郎之不為優旃太史公羞節士

而尊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聞新年移家湖上為我種魚千數頭柵雞圈豕令牧養可作百十日具藝秫釀美酒數石余以深冬訪子為子屢醉不一從求二曹父子淵明太白輩精於詩者無一詩不及酒余二人亦可緣此縱言乎君信名華

張仲實詩序

異時搢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靳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為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咏

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為哉
其為唐詩者汨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徃與之
議也詮改舉𧝒詩事漸出而昔之所嘶者驟而精焉則
不能因亦浸為之為之異於唐則又曰是終唐聲不足
為吾詩也吾詩懼不違於古不懼不違於唐其為唐詩
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於是性情理義
之具譁為訟媒而人始駭矣杭於東南為詩國之説
者余狎聞焉蓋嘗私評之詩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

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暇及古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遺縑斷楮廢材敗纊數百千年間物即古之疑其攻能精絶亦唶唶嘆羨以為不可及至於為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為古誠古不止此抑克其類焉姑無深詠唐乎張仲實循忠烈王諸孫在杭友中年最妙而詩尚最力强志多學嘗與廬陵劉公會孟往復是能為唐而不為唐者也故吾槩舉諸人所疑於古者告之亦以

堅仲寔之學云

白廷玉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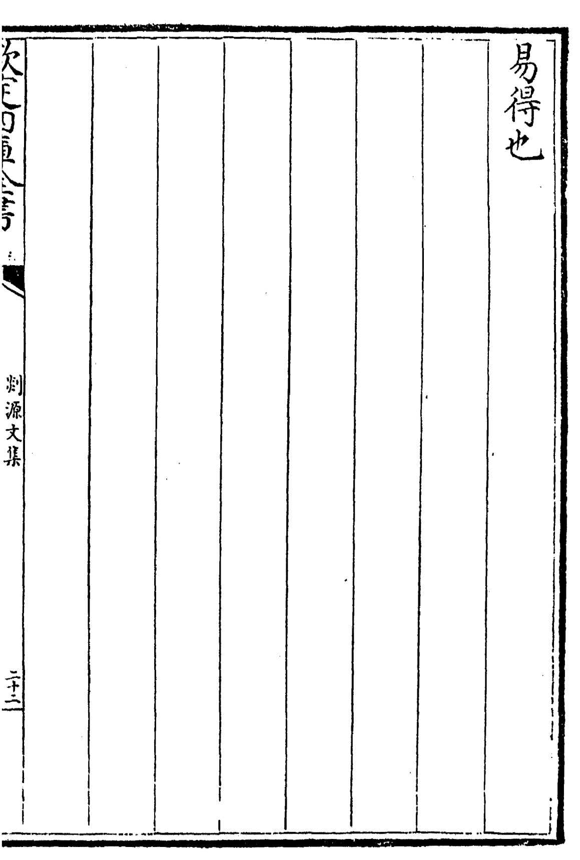
日余得白廷玉姓字於周義烏往還書中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清駙可念自是欲識廷玉逢人輒問之而廷玉授書北闗數里外栖栖然窮書生耳時節一入城不能與故人從容立談而去則余無自而接廷玉焉一日儼褒博之衣忽來顧余逆旅中辭傾意酣慨然有古人班荆之喜傾葢之誠又出其自寫詩數十百篇贈余以其

有以自重也愈益念之昔者杭為行都士非欲售其業者不至杭詩雖非干世之業而自山林攻詩者一涉足於杭而遷焉若杭人之所自為詩則遷愈甚何也累於知也今夫士大夫之居游於杭者皆無前時之心而余之得廷玉與廷玉之得於余豈不亦有可言者哉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諱言去非又特好記覽每一篇必欲令注波於六經之淵披條於百氏之眈誠放此不止余何云以得廷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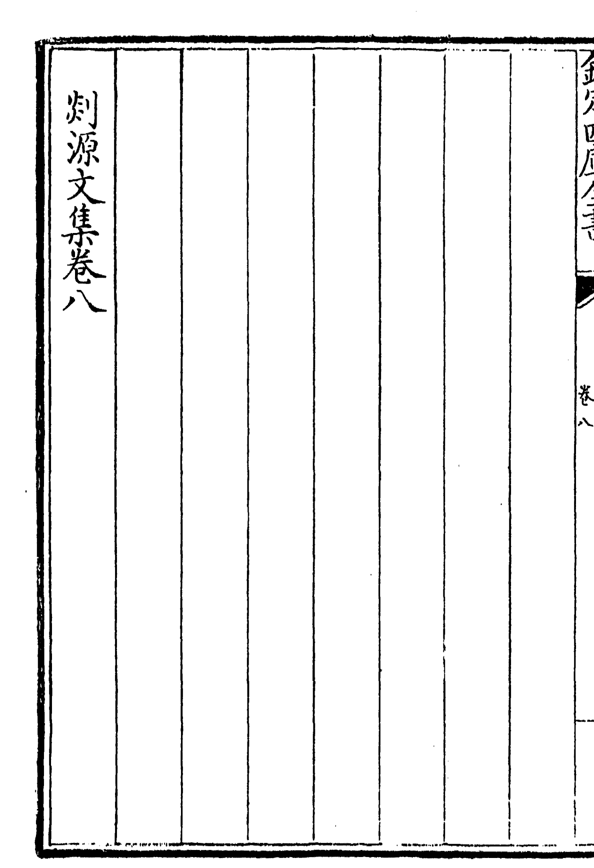
陳季淵詩序

昔年嘗為人賦海東青詩有言此詩經研雲公題絶似難復措手也併舉全章云云余記之不能忘來江東夾谷子括都事以使杭經過席間及前詩始知為畸亭陳季淵所作季淵京兆人與遺山元裕之同輩遺山盛推下之他詩文極多海青詩研雲外尚餘七章皆清豪可諷既而子括云歸杭將倡率朋友之知畸亭者盡刻其所藏以傳會郡守朱侯適同其語忻然厲意以為不煩

他人遂下諸學官為之彚敘釐正登載版本凡得古賦一古詩六律詩九十四絶句七樂府三自古文人才士能以著述名字聞於後世要自有不可泯滅然亦豈無不幸而不自傳者如杜子美稱薛華長句至與李太白相埒而華無一語行世計當時留連顛倒淋漓揮寫歌闋興盡不自收拾而諸公雖相賞愛或者不免脱落散失故為是可惜耳然則是編之傳不但後生可以想見中原文獻之美如夾谷君之尚友朱侯之好事皆不易



易得也



剡源文集卷八